难忘那个不眠夜

欧金华

熱夜，不是报人的专利，却是报人的家常便饭。一旦成为报人，就意味着与熱夜结缘，因为熱夜将是你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6年12月17日，十堰日报编辑部又迎来一个不眠之夜。

熱熱一夜，似乎是在1994年12月21日就被预订好的。这一天，宣告地市合并还不到两个月的新一届十堰市委，批复了市委宣传部《关于理顺十堰日报社、鄖阳日报社体制的报告》。市委明确指出：两报合并后保留两个刊号，出版发行两张报纸，一张为市委机关报（即新的《十堰日报》），一张为机关报子报。要积极创造条件，将市委机关报改为大报。

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报合并滞后。1995年5月16日，新的十堰日报社宣告诞生，同年7月1日，新的《十堰日报》正式创刊。至1996年8月28日，《十堰日报》由小报改大报的工作，才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即日，报社印发了给市委宣传部并市委《关于将《十堰日报》改为对开大报的报告》，明确提出“于1997年1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大报，每周出报纸6期”。时任市委副书记冯友仁在报告上签署意见：“积极做好准备，认真办好大报。”

为确保1997年1月1日正式出版《十堰日报》对开四版大报，十堰日报编辑部决定从1996年12月18日开始试刊。派员到外地学习考察，联系订购电脑设备，抽调人员组建编辑部机室等，方方面面的筹备工作迅速展开，进展顺利。待设备安装到位、人员安排到位、流程细化到位之时，约定的试刊时间也如期而至。

1996年12月17日，入夜，编辑部灯火通明。经过编辑处理、送值班总编审阅后的新闻稿件，由总编室进行组版、画版样，然后提交给微机室输入，并按商好的版样拼版。一切似乎非常顺利，但万万没料到，在最后打印硫酸纸这个关键环节上，激光打印机给我们出了难题：只能出正字，无法出反字，而且屡试屡败。

于是，几位部室主任和我一起，分头向外打电话求助。电话打进了新华社，打进了湖北日报社，打进了曾经学习考察过的周边地市报社，但终因设备型号不同，都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案，就连当时的设备供应商也无能为力。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很快到了凌晨4点，在场的所有人，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心急如焚。就在这时，设备供应商忽然想起某家银行有一台同型号的激光打印机，让我们向这家银行求助。我们一边打电话联系，微机室的负责人肖雲也在不断摸索，当激光打印机吐出清晰反字硫酸纸那一刻，时间定格在凌晨5点。现场并没有出现欢呼雀跃的场面，只是大家悲着的心平静了，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一身的疲惫也似乎一扫而光。

这一夜，距今已过去整整24年，但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夜。因为这一夜，实现了十堰报人多年的梦想——小报改大报。这在十堰日报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这一夜，首次由编辑部独立完成电脑输入、拼版、激光打印硫酸纸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印刷厂只负责晒版和印刷，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因为这一夜，画版校对人员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再也不用冒寒冬酷暑，每天在编辑部至印刷厂的路上来回奔波。因为这一夜，办公自动化的步伐逐渐加快。对开大报正式出刊后不久，编辑部全体人员分三批到市科器公司接受电脑操作培训。培训一结束，便有三个部室率先购回电脑。之后又陆续添置，至2000年4月实现了采编人员人手一台电脑。

四开小报改对开大报，也如同之前的铅字排版改电脑排版、平版印刷改高速轮转印刷，以及之后的黑白报纸改彩色报纸一样，一步步推动着报社事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归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也绝对离不开一代代报人或三更半夜、或通宵达旦地相随相伴。我为24年前能够参与其中，并成为那一夜的熱夜人，感到骄傲与自豪！

人生的指路明灯

张家国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迎起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你默默地向我们走来。回首《十堰日报》创刊70年的征程，回首70年的风风雨雨，回首70年的辉煌业绩，我们怎么也忘不了1950年7月1日，是那第一张散发着油墨的《鄖阳报》的诞生，自此让我们在一个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阅读欣赏时政要闻、乡镇之窗、社会民生、楚天汉水、理论实践等丰富内容，让我们把个人、社会、国家融为一体！透过这扇窗，我们从国内看到国外，从身边看到身外，深切地感受着世界脉搏的跳动！

可以说，《十堰日报》是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1977年我回乡务农，在劳动之余爱写写画画。1978年秋，原《鄖阳报》的几名记者来访我所在生产队的故事，中午吃派饭安排在我家，几名记者看到我在墙上画的几幅彩画，鼓励我向报社投稿。此后，我经常到大队部借阅《鄖阳报》，慢慢萌发了写写生产队好人好事的想法。

由于文化底子薄，我最初熱了几个夜晚写的10余篇稿子都“石沉大海”。于是我更加刻苦地读书看报，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报中自有颜如玉”。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的一篇“大乘盒”见报了。随后，《鄖阳报》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本《怎样写新闻》，一份近期新闻要点资料、一封鼓励信。我如获至宝，将信和材料看了一遍又一遍，通过耐下心、沉下心、静下心学习新闻写作知识，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也坚定了我当一名报社通讯员的信心。

1996年春，我被升江口市六里坪镇党委宣传办聘为专职通讯员。从那时起，我每月自费购买信封、稿纸、邮票以及关于新闻写作的书刊，学着写各种体裁的稿件。期间，我还报名参加了十堰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不断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水平。随着稿件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在《鄖阳报》的上稿率也逐年上升。

由于我的勤奋笔耕，24年来，我在各级党报、电视台发稿5000余篇。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十堰日报社的肯定，连续22年，我被十堰日报社授予“优秀通讯员”“援范特约记者”荣誉称号；连续23年，被升江口市委宣传部授予“新闻外宣优秀个人”荣誉称号；2019年，被升江口市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十堰日报》的相伴，让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将继续笔耕不辍，用火热的情怀当好一名党报通讯员。

作品见报那一刻

王 琼

有幸在档案馆见到一沓沓装订整齐的《鄖阳报》，纸张发黄，有的边缘呈锯齿状，那是岁月的杰作。《鄖阳报》是《十堰日报》的前身，自1950年7月1日创刊。1994年改为《十堰日报》后，到2020年5月底，《十堰日报》共出版7953期。面对这些珍贵的报纸，我真想花几个月，都翻看一遍，哪怕浏览一遍也会收获巨大。

最宝贵的一期，当属1950年7月1日《鄖阳报》创刊号，共三版，全版面红色印刷。手捧报纸，喜庆，吉祥，欢腾。黄色宣草纸虽薄，但字迹清晰，历史厚重。那每一个字，每一篇文章都是办报人以毫厘之细心、诚心刻写出来的，以开创报纸先河之豪情、激情采编出来的。创刊号是个伟大工程，就像建设天安门的奠基仪式上挖下的第一铲，庄重而神圣。我带着崇敬瞻仰的心情，久久端详着创刊号报纸，仿佛看到在昏黄的油灯下，一群热血沸腾的办报人充满坚毅的身影，他们专心致志、挥毫落纸，纤毫毕现的态度，发誓让一张张报纸在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的自信。

如果要问我最喜欢哪一期，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最喜欢2018年8月15日那一期。理由是：我的一篇散文《游香山散记》发表在这一期的副刊《楚天汉水》版，这是我的文学类作品首次刊发在市级报纸，且是日报。这是对我十几年来坚持文学创作的肯定，让我激动了好多天，拍照发朋友圈、在亲人群里炫耀，都赢得不少点赞。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层是我专门存放最贵重的东西，有我的几个毕业证书和一摞获奖证书，有我的几次任职文件，有我三次上县市党校的证明，有我当选县党代会、妇代会代表的资料，有我发表文章的书和报。书，我都整着放。报，我都按时间顺序夹在红色文件夹里，在书上面横着放。2018年8月15日的《十堰日报》，我始终放在最上面，因为这张报纸给了我文学写作足够的自信和无限的力量。

2018年8月15日的《十堰日报》副刊《楚天汉水》是第五版。共刊登四篇文学作品，左边三篇是散文，头条是李尚菲的《老家的农具》，第二篇就是我的《游香山散记》，第三篇是虬帆的《打工的母亲》，右侧从上到下排的是蔡同伟的《夏日风情》组诗，中间恰到好处地安放了一张武当山水墨图。整个版面清爽、整齐、美观，怎么看都怎么好，那三个作者的文章我几乎能背下来了。

闲眼时，这张报纸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拿起来就先读自己这篇，再读其他三篇，每次读每次都喜欢。我还仔细琢磨别人的写法技巧。

《游香山散记》约1600字，我同时投给了《北京文学》和《十堰日报》。我喜欢香山。这几年，孩子在北京读大学，每次去北京我都一人静静地去看香山。《游香山散记》是我第二次去看香山后写的。其中我这样写到一个老妇奶：她那么艰难，每天上山挣点生活费，心中如不是有个信念支撑，她能做到吗？人说登山新福，她每天这样来回攀爬，难道不是为自己为家人祈福吗？祈福不是甲头和跪拜，不是等神恩赐，而是心中有信仰，并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难，战胜自我，获得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不是吗？你，我，他，香山上那个腿疼得僵硬还每天坚持爬山的老妇奶，《十堰日报》全体办报人，如果不是心中有坚定的信念，你会生活得那么执着？报纸会办得那么兴旺？

谨以此文，祝福《十堰日报》幸福地走过70年！让报花簇簇醉人，越办越好！

二十余载不了情

吴文瑜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十堰日报》忠实的读者、作者、订阅户、客户。最初的结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时代。我就读的学校与十堰日报社相邻，闲暇时漫步校园，我常常仰望报社翔翔生辉的标牌和庄严肃穆的办公楼，萌发着一种热切的期盼：中专毕业的我，何时能在这个宽阔的舞台上一展“拳脚”？

大二那年寒假，我留守护校，有更多机会浏览校园阅报栏里的《十堰日报》。一天，正在为一篇思索良久的文章没有满意标题而绞尽脑汁时，偶一抬头，《十堰日报》头版大标题《隆隆寒夜融融情》映入眼帘，瞬时茅塞顿开，心境豁然开朗，将这条标题略加改动，成了我的“杰作”。题好一半文。次年开春，这篇文章获得全校征文比赛一等奖。首战告捷，我对《十堰日报》这个无声的老师充满了感激和敬佩，也更加爱看《十堰日报》了。

大学毕业后，因职场不顺，我回到农村老家待业。乡邻们流言四起，说：“读那么多书，到头来还不是种庄稼、扛锄头……”正当我郁闷、彷徨时，村委会征订的《十堰日报》像久违的朋友冲进我的视野，那里曾承载着我的光荣与梦想。在一次村民大会上，村党支部书记拿着《十堰日报》当众朗读了我写的文章，“读书无用论”不攻自破，“砸锅卖铁也要供娃子读书”成为全村人的共识。如今，这个小山村已走出了十几名大学生，活跃在经济建设各条战线，并成长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

天道酬勤。凭着一定的文字功底，我应聘到一家杂志社任编辑。对于我而言，《十堰日报》是我无声的老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积极向《十堰日报》投稿。随着发稿日渐增多，我的名字也被更多人所熟知。曾有一篇调查报告《山清水秀春常在——十堰旅游业发展初探》，被报社一位资深编辑当作范文在通讯员培训班上讲解。一些许久不见的故知，从报上看到我的文章，纷纷来电祝贺。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十堰日报》关心、鼓励、支持着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我策马扬鞭，一路奋勇向前。

实践中，我惊奇地发现，在当今社会转型变革，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受众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十堰日报》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改版，推出了一系列内容丰富、读者喜爱的栏目。每一个栏目，都体现了一段历史；每一份策划，都凝聚了十堰日报人的探索思考；每一次思考，都烙下时代节拍的印记。诚然，无论社会如何变革，《十堰日报》作为地方党报的政治性、权威性、公信力、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它始终是我所在系统发布新闻、广告的首选，每年由我经手投向《十堰日报》的广告费均在3万元以上。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余载岁月轮回，斗转星移，我对《十堰日报》的炽热情感一刻没有改变。

成长的“奠基石”

杨方勇

今年7月1日，是《十堰日报》创刊70周年。值此良机，真诚感念《十堰日报》真情相伴。

三十五年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泥腿子”，今天已捧上“金饭碗”，为党工作到晚年。

追忆当下，难以忘怀是《十堰日报》的前身《鄖阳报》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成为了我人生的“奠基石”，寻求理想工作的“牵手红娘”。

那是1985年，我离校毕业回家务农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担任生产小队组长。是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所在村农户饲养的鸡圈病大量死亡。一些村民不听劝告，贪吃死鸡而中毒。我试着采写了题为《吃死鸡会家险丧命》的小稿件，有幸被《鄖阳报》选中刊登。

第一篇作品的见报，让我鼓足了写作信心。1985年，我先后在《鄖阳报》发稿20余篇，不知不觉成为当地“名人”。

时任鄖西县关防乡党委书记张启坤得知消息后，翻山越岭来到我家，对我进行“面试”。1986年3月，我接到乡政府通知，调至乡文化站工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自从那以后，我坚持白天时时做“有心人”，晚上回到窦室挑灯夜战。1985至1990年，我在报社编辑老师的帮助指导下，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共发稿50余篇，还被评为“援范通讯员”。由于勤奋写稿、见报多，我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受到领导的重用，1992年被招录为乡镇文化站正式职工，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工作之余，我始终坚持写稿，对《鄖阳报》爱不释手。1992至2002年，共向省、市、县新闻单位投稿千余件，被采用的达600余件，连年被鄖西县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曾三次被《十堰日报》评为“援范通讯员”。1998年9月24日，《十堰日报》头版刊发我采写的一篇题为《生猪难“出嫁”　政府当“红娘”》的报道后，有力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加快了全乡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2000年，关防乡仙河流域农民种植的莲藕每逢盛花时节，便出现“藕心变黄、藕秆萎枯、藕叶变黑”的“红心病”，群众束手无策。我通过深入调查，精心采访，于同年11月21日写出题为《莲藕连年死亡谁能开出良方》的报道，在《十堰日报》和《农村新报》刊发，引起了市县农技部门高度重视，派出专家组研究解决这一问题，让莲藕“红心病”得到彻底根治，保护了农民的“钱袋子”，我也成为了全乡的“新闻人物”。加之工作业绩突出，1997年，我被省委宣传部、原省文化厅联合授予“全省山区优秀文化站长”荣誉称号。

2003年，随着乡镇机构体制改革，我改行从事广电网络经营工作。十七年来，因工作性质而很少采写稿件，但读报的习惯始终没改，并连年自费订阅《十堰日报》，不断丰富人生、提高自我。

三十五年，我与《十堰日报》一路真情相伴。如今，我的愿望是：在我六十花甲退休回家后，重新拿起笔，圆我“乡土记者”梦。

每天从读报开始

李秀峰

1950年7月1日，《十堰日报》的前身《鄖阳报》正式创刊。2020年7月1日，是《十堰日报》创刊70周年华诞。如今年近半百的我，在初中时代就阅读过《鄖阳报》。后来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业余时间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还渐成为《十堰日报》等党报党刊、文学刊物的忠实读者以及《十堰晚报》、泰楚网的铁杆粉丝。对我而言，《十堰日报》是我的忘年之交。

我的老家有几间大瓦房，堂屋的墙上几乎贴满了旧报纸，全是我多年积攒下来的《鄖阳报》《十堰日报》。在老家生活的那些年，我和家人甚至来我家的客人，都会不由自主会阅读那些贴在墙上的报纸，让我的老家俨然成了《鄖阳报》《十堰日报》阅报栏。

1993年秋，我在原鄖阳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学院离十堰日报社很近。课外时间我路过报社，经常看见印刷报纸的场景。在隆隆的印刷机声响和浸淡的油墨香味中，二十出头的我萌生了在《十堰日报》发表文章的念头。学院匡裕从院长和王章文教授也曾经常在《十堰日报》发表文章，他们激励中文系学生多阅读、多写作、多向《十堰日报》投稿。王章文教授曾幽默地调侃自己，说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就是“文章王”。

2013年教师节，《十堰日报》发表了一篇人物专访《匡裕从：火热烛光比春晖》，阅读之后，我对老院长的了解更进了一层。2018年2月，我无意间在媒体上读到《良师风范，学者品格——记念历史学者、教育专家匡裕从老师》这篇文章时，我才获悉老院长永远地走了……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在十堰求学、与十堰日报社为邻的那段美好时光。

多年来，我在《十堰日报》也发表了许多作品。至今，我的书柜里还有珍藏着许多样报。我也跟家人和朋友分享发表文章、收到稿酬或领到奖励时的喜悦。2010年2月，经十堰日报、十堰晚报等单位推荐，我的博客作品《我的2009》荣获“我的2009全国博客大赛”优秀奖，并收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证书及奖品。

2019年9月22日上午，我参加了由十堰市教育局、十堰日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十堰市第二届诗词大会”。经过激烈比拼，半决赛结束时我的成绩暂列第一名，与30强选手进入总决赛，可惜最终止步十强。但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结识了许多爱好中华诗词的朋友，比如总决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来自房县实验小学的孙彬皓，我在赛前和他交谈、留影，赛后保持联系，很快成了忘年交。

其实，在十堰日报社也有我的忘年交，我有几位学生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因为他们，我对《十堰日报》的感情更深了。我在鄖西县职校工作，报刊收发室每天都有最新的《十堰日报》，我每天都会拿到办公室浏览，经常会把楚天汉水版刊发的文章推荐给学生阅读学习。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宅在家中的我，依然坚持每天阅览《十堰日报》电子报，不读之则不自在。

工作中的好助手

朱少芳

论年龄，我已是退休之人。记得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就要求我们课外读报，鼓励有条件的学生订阅《鄖阳报》。这是我首次接触报纸，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各类报纸尤其是《十堰日报》，成了我办公桌头、睡觉床头的必备品，一天不看就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

我离中毕业后，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所处的柳陂公社移山大队是鄖阳地区“治山、治水、治土”典型。我被队长安排上“三治”工地干活，并被推选为宣传员，后又担任大队宣传报道组组长。在工地休息或组织集体学习时，我就习惯性拿出《十堰日报》，选取国家重大新闻事件、本地新鲜事件读给大家听。《十堰日报》在及时刊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示精神的同时，准确报道十堰本地新闻事件，不愧为十堰人民的良师益友！

在担任报道组组长的日子里，我整天要琢磨新闻点子。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挑灯写作。我始终记得十堰日报一位编辑老师在给我们通讯员培训时说的一句话：舒舒服服就没有多、轻轻松松就没有好！为提高见报率，我经常直接到十堰日报编辑部送稿。让我感动的是，十堰日报社的领导们、编辑老师们对我们这些通讯员非常关心，授意新闻点子、指导写作方法，还送给我们几本300格的新闻写作用纸，这在当时是很宝贵的礼物。

在大队报道组全员的努力下，移山大队可以说是报纸有名、电台有声，我本人也被评为“援范通讯员”。

参加工作后，《十堰日报》又成为我教学中的有力助手，我教历史、地理、社会及品德课，与《十堰日报》有着一定关联性。报上刊登的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社会知识、新闻事件就是我备课中的教学参考，丰富着我的教学内容，激发出学生无限的想象力，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社会课教学中，我结合读报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我们跑出课堂教学，开展了“小学生上街到正错别字”“小学生对周边环境情况调查”“小学生对不文明现象观察与纠正”等活动，并撰写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由我分门别类寄（送）往有关部门或报社编辑部。一些作品登上报纸，并配发了编者按。一些事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加以整改。曾经，报道鄖县（现鄖阳区）某县直单位门前“垃水库”是“填库”还是“把水还清”的新闻，见报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快，此地得到治理，变成了现在的“城市花园”。这是我们把读报与教学相结合、课内听课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在基层工作中，《十堰日报》更是广大基层干部的手头文件、精神食粮、必备工具。《十堰日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精神、各地先进有效的做法、科学种养知识的推广、精准扶贫典型等一览无余，这让深入基层开展扶贫的我受益匪浅。

70年风雨兼程，70年枝繁叶茂！在《十堰日报》创刊70周年华诞之际，祝《十堰日报》越办越好！